**霓虹深處**

品一杯茶，賞漫山櫻花，於霓虹深處，看盡世間繁華。

——題記

初遇《源氏物語》，印象最深的恐怕是那一位位或無意、或刻意登場的女子，只想用徐志摩先生的“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來形容。川端康成曾在諾貝爾獲獎感言中說道：少年時期的我，雖不大懂古文，但《源氏物語》卻是深深地滲透到我的內心底裏。

歷經四代，橫跨七十多載，寫盡榮華和奢靡，腐朽和淫亂。在紫式部的筆下，女子們的音容笑貌躍然紙上，聰明伶俐，卻不得善終，或獨守空閨，雖生猶死，或削髮為尼，遁入空門，或踏進墳墓，就此落幕。怒其不爭或說其悲哀，在時隔多年後的閱讀中，也再無波瀾。隨著環境和心境的不同，再也不是用一句“好”與“不好”來概括這些女子的命運。光影交錯，物欲橫流，誰敢說她們不曾擁有幸福？不曾擁有快樂？既然如此，無需評價，不談是非，就留給每一位“哈姆萊特”來品味吧。

無需細心，當你翻開《源氏物語》的時候，明顯地會發現其中描繪的時代和作者所處的時代都與中華文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白居易的詩歌、唐錦的風靡、舞樂的繁榮等等，無一不印證著中日文化的友好交流。通過將外來文化的吸收和改造，日本逐漸實現了從“漢風文化”向“國風文化”的過渡。

日本遣唐使和鑒真東渡等真實歷史事件也印證著古往今來，中國和日本兩國之間友好往來的痕跡。書中許多人物在生活不盡如人意之時，常常會念叨著“人生無常”“四大皆空”等佛學觀，他們時而會認為“皈依佛門”是大道必然，是脫離塵世、擺脫苦海的最終歸宿。除此之外，書中還充斥著人生八苦、愛別離、求不得等佛教思想，甚至連鬼神之說也在書中有所體現。不得不感歎，中日兩國互相學習的文化之雜、之深。

如若不是沒有機會，大概會趁著春暖花開之時，飛一趟日本，去街頭賞一賞櫻花，尋一處茶室，偷一些時光，給自己放鬆一刻。比起熙熙攘攘、燈紅酒綠的大都市，大約北海道的溫泉和京都的曲徑通幽處更令我心動。想去那樣一座與夢回大唐相差無幾的異國城市，身臨其境，讓大唐情結和大和文化交織於身、於心。

對京都的執念，是源於它的曆久彌新，深刻的文化底蘊。那種古色古香，並非一朝一夕，一磚一瓦都有它的故事，真好。它雖然以中國唐代京師長安城為藍本，可不免會讓我想起如今的南京，那座六朝古都。千年的積澱，將其優美、悲美和壯美深深地揉入大和民族的骨血中。何妨聽一聽南禪寺的夜雨聲，端詳那似是而非的亭臺樓閣，身著美麗和服，體驗雨中漫步，貪婪地呼吸著那屬於京都的味道。我想，“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的日子也是值得擁有的。

然而與我理解不同的是，壽嶽章子將京都的“喜樂”毫無保留地展現給讀者。《喜樂京都》詮釋著這座城市的人倫暖意，原汁原味地還原普通人的小小幸福，從而匯成最自然鮮活的人生百態。當“京都交響曲”響起時，有人在驕陽烈日下推著笨重的小車，有人高聲賣叫，有人暈染布料，豆大的汗珠也抵擋不住淳樸的京都人為這座城市所留下的一筆一劃。柴米油鹽醬醋茶，琴棋書畫詩酒花，將一群群熱愛生活的人交匯在一起，何愁沒有慢板、響板、和音或是迴旋曲？應運而生的京都活在歲月長河裏，讓有意思的人和事被後世銘記。

澤田重隆的插畫更是為《喜樂京都》添磚加瓦，工筆劃的運籌帷幄，捕捉塵世間那一抹抹質樸和亮色，讓一幅幅畫與文字相得益彰。不禁讓我聯想起張擇端先生的《清明上河圖》，一幅畫卷折射出幾許人間煙火色，這種溫暖直達人心，恍若就生活在那個繁榮昌盛的汴京城，何其幸哉！

放下書本，宛如一場精神洗禮。我們用著自己的力量去維護那些還未被戰火或是推土機所掩埋的古跡，去追尋那些留在記憶裏的嗅覺和味覺。“人情味”這三個字在京都的生活中體現的淋漓盡致，讓人好生羡慕。如此有滋有味的生活，怎能不令人嚮往？

歲月流轉，霓虹不息。我想，是時候去一趟日本了。

附註：

1. 《源氏物語》—— 紫式部
2. 《喜樂京都》—— 壽岳章子、澤田重隆